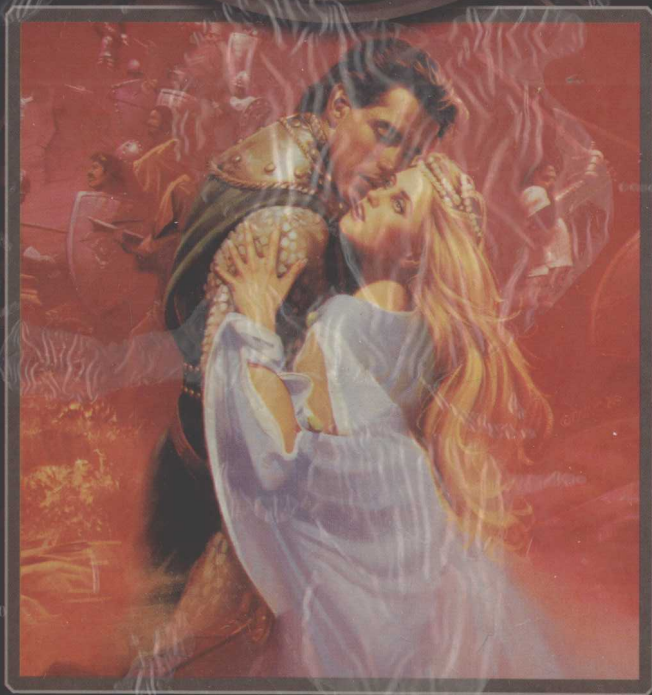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世界野史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野史

(第十七卷)

吉林摄影出版社

目 录

戈林美梦破灭记	(5339)
愚蠢透顶	(5342)
墨索里尼的最后一夜	(5344)
中东的希特勒——萨达姆	(5355)
辽阔沙漠中的激战	(5392)
战后制裁	(5424)

政 要 传 奇

战后皇族秘闻	(5429)
文莱苏丹的私生活	(5448)
总理与空姐	(5455)
尼加拉瓜独裁者	(5456)
白宫幽梦	(5467)
致命的武器	(5476)
不爱江山爱美人	(5488)
中非帝国暴君博卡萨秘闻	(5496)
从丑小鸭到白天鹅	(5507)
第一夫人当刺客	(5526)
自由战士格瓦拉	(5539)
爱好广泛的总统	(5555)

肯尼迪趣闻	(5557)
尼克松轶事	(5563)
朋友与政敌	(5568)
回忆录的秘闻	(5575)
大器早成的克林顿	(5591)
铁腕首相——撒切尔夫人	(5612)

名流情史

为情所困的王妃	(5622)
缘定好莱坞	(5627)
女神伊梅尔达	(5636)
名模扑朔迷离的恋情	(5656)
第一美女伊丽莎白	(5659)
聚焦芭芭拉	(5666)
生死之恋	(5668)

戈林美梦破灭记

元首暴怒

希特勒脾气暴躁,发火是常有的事,但像1945年4月22日这天如此疯狂,如此绝望般的狂怒还是第一次。那天,希特勒召开例行的军事会议,研究柏林解围问题,他心中起初很坦然,因为他知道柏林北部不远处还有党卫军副司令斯坦纳指挥的一个装甲集团军,只要他及时赶到,柏林还是有救的。

但是,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约德尔却向他道出了实情,苏军已三面包围柏林,铁钳就要合拢,而斯坦纳拒不执行命令,至今没有向柏林移动半步。“什么?”希特勒“唰”地站起来,用力一拍桌子,脸色顿时惨白道:“叛徒,十足的懦夫。”他用手指着几位将军和德国纳粹党党务总管、希特勒的秘书鲍曼,用嘶哑的声音吼道:“你们留下,其他人都出去,都出去。”

门一关上,希特勒就暴跳起来,他摇摇晃晃地走来走去,挥动着右臂大骂:“现在党卫军也开始背叛我了,无耻!骗子!你们这些军官太渺小,太可怜,根本不能理解我伟大的抱负。是我们的腐化、怯懦毁了我的事业。”他用手指着几位将军:“你们,还有其他的军人把战争打输了!”

会议室里的人从未见过他如此失常，吓得沉默不语。只有鲍曼自恃同希特勒的特殊关系，大胆道：“我的元首，战争到今天这个结局，是因敌人过于强大。我们的将军还是尽力的。”鲍曼此语并非为军人辩解，实为安慰希特勒。

希特勒念叨了几声斯坦纳，突然跌坐在扶手椅里，苦恼地说：“打败了！第三帝国被布尔什维克打败了。”他脸色苍白，身子猛地抽搐了一下，痛不欲生。

戈林的参谋长科勒尔很快就知道了发生在地下避弹室的事。有人告诉他，元首曾说：“如果谈判，帝国元帅比我管用。”他认为，这是希特勒交出权力的一个信号，必须亲自告诉戈林。于是，在4月23日拂晓前，科勒尔及其参谋部的全体人员分乘5架容克—52式飞机，飞向慕尼黑。

黄粱梦

4月23日中午12时，空军参谋长科勒尔大踏步走进了戈林的别墅，行礼后，详细地向戈林汇报了总理府内发生的情况。随后，戈林以多年没有表现出来过的果断迅速行动起来。他先派人把第三帝国的要人汉斯·拉默斯博士找来，又派人去请他的挚友菲利普·布勒尔。

拉默斯随身带来了收藏继位法律文本的匣子，他准确但过于矫饰地解释说：“兴登堡总统1934年逝世后，通过了一项秘密法令，规定希特勒有权任命继承人；1938年4月又通过了一条法令，规定了他的代理人。从那以后，希特勒写了一些遗嘱附录，交由我保管。”戈林迫不及待地说：“快拿来遗

嘱,让我看个究竟。”“现在元首死活不明,在这个时候打开他的遗嘱,做法不妥吧!”拉默斯感到不安。

在众人请求下,拉默斯无可奈何地打开了金属匣。里面的信封上写着“元首遗嘱,只许帝国元帅打开”几个大字。戈林颤抖着拆开蜡封,用戴着珠宝的手指抽出了信纸。他悄悄地、几乎偷偷摸摸地看完遗嘱,然后笑了,大声向众人朗读道:“一旦我因患病或其它原因,即便暂时不能履行我的职责……我指定大日耳曼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代行我的一切职权。”“我若一死,戈林就应立即重新宣誓就任政府和党的首脑。”

处境微妙,希特勒真的死了吗?或许他已从“垮了”的状态中恢复过来?如果鲍曼说服他另立了不利于他的遗嘱怎么办?“给他发封无线电报,问问元首应该怎么办。”科勒尔建议说。戈林哪顾其他,马上口授了一封电报,下午3时发出:

元首阁下:

根据科勒尔将军提供的消息,您在谈到某些问题时提到了我的名字,强调如有必要谈判,由我比您在柏林进行更合适。

这番话使我非常吃惊,又认为非常严肃,如果今晚10点以前还收不到您的回音,我将义不容辞地认为您已失去了行动自由,并认为我执行您的命令的条件已经具备,我将为民族和祖国的利益而采取行动。

所有奖赏中的最高奖赏——国家元首,终于在戈林的面

前闪现出了光芒,他仿佛看到一顶王冠向自己飘来……

愚蠢透顶

当夜幕在整个山腰降落的时候,一阵微风向戈林别墅吹过,一队黑影迅速围拢过来,在房屋周围悄悄地组成一条武装警戒线。

戈林早已接到希特勒的答复,但是答复使他不寒而栗。鲍曼发来的电文击碎了他的美梦,电说:

你的行动是背叛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叛变应受到死的处罚。但是,鉴于你过去为党效劳,如果你辞去一切职务,元首将免去你的死罪。请回答是否同意。

“我干了一件天大的蠢事!”戈林责骂自己道。

晚上10点钟,党卫军指挥官弗兰克受鲍曼之命走进别墅,行过军礼后宣布“帝国元帅阁下,你被捕了!”戈林怒不可遏,264磅重的身躯气得直发抖。他猜想电报里“谈判”这个字眼惹恼了元首。

帝国元帅度过了一个不安的夜晚。清晨时分,他迷迷糊糊躺在床上,感觉到窗户震动,一开始很轻,后来越来越强烈。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掠过山谷,传到山腰,发出隆隆的响声。烟幕发生器珊珊来迟地喷出了人工烟幕,懒洋洋地降到山腰,其浓度不亚于旧金山的黄色浓雾。在刺鼻的浓雾中,爆炸声此起彼伏,越来越靠近别墅。戈林面色苍白,一下跳

了起来。他一手抓起身边的丝绸睡衣。大叫“进地道！”但一名党卫军军官用枪口逼着他回到了原地。

第二轮轰炸开始时，党卫军捆绑了戈林和他身边的军事人员。他们被推搡着跌跌撞撞地沿 238 级台阶走向秘密迷宫。里面没有灯，大地在颤抖，戈林也在战栗。现在他像几年来他囚禁过的政客和新闻界人士一样，成了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一点也不怀疑是马丁·鲍曼策划的一切。“我早就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早就知道这个畜牲会膨胀起来，设法除掉我。”他不断地想。

4月26日晚，一支新的党卫分队接防，把戈林和他的军事人员分开囚禁。这批党卫军显然很随和，戈林暗想这可能是希姆莱的人。由于希姆莱正同西方谈判，毫无疑问，这位党卫军首脑应该意识到，在最后的斗争中，一个活的帝国元帅比一个死的更加有价值。

戈林请求将他转移到毛特恩多夫城堡监禁，党卫军居然同意了他的要求。那里是他的出生地，戈林在此度过了大部分童年时光。于是，4月28日一早，他对其余军事人员说了一声“再会，愿上帝与你们同在”之后，便同妻子和女儿爬上一辆装甲轿车，由党卫军护送着，向 40 英里外的毛特恩多夫城堡开拔。不久，车队飞快穿过古老的毛特恩多夫吊桥，驶入城堡院内。

到达毛特恩多夫城堡之后，戈林过去的仆人特地从地窖里为他拿了几瓶好酒和一条荷兰香烟，供他与负责囚禁他的布劳塞上校共同享用。

戈林每时每刻都注意倾听外界消息。4月29日,无线电台广播:“因健康原因,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引退。”令他高兴的是,并未提到剥夺他的继承权。

次日上午,布劳塞给他看了刚从柏林地下室发的一份电报:“如果我们要灭亡,即枪毙4月23日的叛徒。”戈林恶狠狠地说:“又是鲍曼干的!”布劳塞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

几天后,一位空军将领带着一个通信团精疲力竭地从意大利回来,乘车经过毛特恩多夫,他们清楚地看到戈林和党卫军沿着篱笆漫步。戈林招了招手,这位空军将领跑了过来,其它士兵一看到总司令在此,都纷纷下车围拥过来,戈林迅速看了一下形势,发现自己一边占较大优势,于是果断命令空军部队向身边的党卫军发动攻击。党卫军寡不敌众,乖乖地缴了械。戈林自由了,但不久又被盟军俘获。

墨索里尼的最后一夜

出 · 逃

1945年4月24日上午,墨索里尼将电话打到德国驻意大利米兰领事馆,好半天没人接电话,后来一位意大利雇工粗声粗气地说:“德国人都跑光啦!”墨索里尼感到脊背泛起一阵凉意,思忖道:“看来时局真无法收拾了,我不能坐以待毙。”

次日,他终于作出了命运攸关的决定。面对他的属下,他用手敲击着地图道:“我们立刻离开米兰。目标科摩湖!现在大家准备一下。”

在换上一套法西斯民兵的军服之后,墨索里尼大步走上走廊,这时一位部长上前劝道:“领袖,还是留在米兰吧!若在半途遇上游击队,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克拉克的盟军不久即到达米兰,你让我束手就擒吗?”墨索里尼有些发火。旁边一位部长建议道:“领袖,我看不如飞往西班牙,那里是中立国,你的安全会得到保障的。”“那你们呢?”墨索里尼转身问道。“别管我们了,领袖目标大,我们相对来说容易脱身。”这位部长又道。“你的意思让我在生死关头抛弃跟随我的部下,不!我墨索里尼决不做这让人唾骂之事!”“我的意思是……”,这位部长又想说话,墨索里尼手一挥道:“不要说啦!我意已决,愿跟随我的,快收拾行装,准备上路。”

在众人分头忙碌之时,墨索里尼找到克拉拉·佩塔奇的住处。克拉拉正收拾东西,见领袖推门进来,高兴地迎了上去,轻声道:“领袖!”“亲爱的,你还是留下吧,他们不会对你怎样的。”墨索里尼抚着她的双肩劝道。“领袖,我跟你在一起。”克拉拉娇声道。墨索里尼沉吟片刻,叹口气道:“也好,快收拾吧。”

晚上8时许,墨索里尼肩挎冲锋枪,向整装待发的众人道:“上车,到泰利内去!”稍倾,10辆汽车载着墨索里尼的一帮亲信在一片狂热的告别声中驶出院子,向北,向科摩湖方向驶去。

难兄难弟

拂晓时，墨索里尼和随从已绕到了科摩湖的北边。他们正沿湖边公路疾驶，斜刺里突然冲出一串卡车队。墨索里尼搞不清遇到的是什么人，令自己的罗米欧小车停了下来。

待卡车队驶近，他们发现上面坐着全副武装的德国兵，一时间士气高涨起来。墨索里尼让副官比策尔同德国人联系，不一会儿比策尔带着一名德国上尉军官走了过来。德国军官走到墨索里尼面前，敬礼道：“你好！领袖。”“你好！上尉。”墨索里尼欣喜道：“我们要去瓦泰利内，希望你能听我的命令。”“领袖，我们奉命回国，不准备再打仗了。”墨索里尼一阵失望，但片刻后又道：“那好，我们随你们去德国，到巴伐利亚。”

车队进行了重新编组，车队的尾部是挂着西班牙牌照的黄色罗米欧轿车，车里坐着克拉拉和她的亲人。

车队行进到湖北端战略桥不远时，墨索里尼叫住一个行人，向他问道：“附近是否有游击队？”那人随口答道：“到处都有！”墨索里尼有些害怕，将车子开到装甲车前，下车径直钻了进去。

6点30分，车队抵达东戈西边约两公里的穆索。突然，在车队前方，一棵巨大的绕有带刺铁丝网的树干出现在他们面前。待车子驶近路障，隐蔽在障碍物后的游击队员打出一梭子弹鸣警。装甲车也开枪回击作为答复，流弹把一位步行去东戈的老人击倒在地。

这时,车队中摇起了一面白旗,枪声停止了。两位游击队员出现在路障后面。一位德国军官迎着他们走去,提出求见游击队指挥官。

狭路相逢

游击队指挥官是一位名叫贝利尼的年轻人,德国军官向他道:“我是奥托上尉,奉命率领我的人去梅拉诺,我要继续赶路。我们将从梅拉诺回国,在那儿继续和盟军战斗。我们无意与意大利人作战。”贝利尼轻咳一声,装出一副严肃的神态道:“我也是奉命阻止一切敌军队伍,不放过任何人,我要求你们投降,并保证你和你部下安全。”奥托上尉眼珠一转,欺骗道:“我们双方最高统帅部已缔结了一个协议,我们不袭击游击队,而游击队让我们自由行动。”贝利尼摇头道:“我不知有此命令。”“我们从米兰一直到此,未放一枪,没有任何人拦阻我们,这就证明此项协议的存在。”贝利尼哈哈一笑道:“如果说你们能一直到此,这只说明你们未遇上游击队,或者说你们所遇上的人没有揍你们。”他停顿一下,又威胁道:“我们控制了这里的整个地区,占据了有利地形,你们都在迫击炮和机枪火力的射击范围内。假如一声令下,我肯定在一刻钟内消灭你们。”

这时他的副手拉扎罗附耳过来,低声道:“队长,共有 28 辆满载德国兵的卡车,一辆装甲车和一辆德军指挥官的小车,此外,还有 10 辆载着老百姓的汽车。几乎每辆卡车上都有一挺重机枪和一些轻型防空武器。”贝利尼倒吸了口凉气,

暗道：“他妈的，真打起来的话，可就露馅了。”

他急中生智，眨眨眼道：“上尉阁下，我想知道和你们在一起的是些什么人。他们是意大利人吗？”奥托承认道：“有些意大利人，不过他们不属于我负责，我只管自己人。你决定怎么办呢？”“意大利人必须留下，德国人到东戈门广场接受检查”。“那好吧。”奥托无奈地道。

蒙混未能过关

东戈市广场像一出浪漫主义歌剧的布景。它的三面都是中世纪的房屋，从另一方望去，阿尔卑斯山脉的雪峰和科摩湖宛如舞台上的天幕。

奥托和德国车队整齐地停在广场上，拉扎罗率领游击队员逐个检查，突然，有人兴奋地叫道：“比尔！”这是拉扎罗当游击队员前的名字，他回头望去，发现叫喊者是本地的鞋匠内格里，他最近曾因帮游击队而蹲了3个月监狱。“什么事？”拉扎罗问道。“我们可抓住那个大坏蛋了！”内格里低声说。“在哪儿？”“就在那儿，一辆卡车里，穿着德国人的军装！”“走，我们过去看看。”拉扎罗说着，拉起内格里顺着卡车行走，在一辆卡车前，内格里指着一个衣领翻起、钢盔盖住眼睛的士兵道：“就是他！”

拉扎罗走近卡车，敲敲蜷缩人的肩膀道：“同志！”那人的身体不安地动了一下，没有答话。拉扎罗跳进车里，摘掉他的头盔，一个秃顶脑袋露了出来。他又取下这人的墨镜，翻下他的衣领。这正是墨索里尼，他手拿一支冲锋枪放在两膝

之间,枪口对着胸膛。

贝利尼获悉抓获墨索里尼的消息后,并没有高兴,相反,他心情沉重起来。他意识到,有两种危险存在着:一是德国人可能试图用武力解救他;二是人民会在愤怒中把他打死。于是,他征得上司的同意后,决定在晚上把墨索里尼转移到较为安全的地方去。先把他公开送到5公里外山上的吉尔马西诺的非楠齐里兵营,然后再派几个心腹把他秘密带到一个最终的藏身之处。

太阳落山前,贝利尼和十几名游击队员押解着墨索里尼在众目睽睽之下出发了,不久,车子驶入了一条陡峭的山路。

到达兵营后,贝利尼两次向墨索里尼保证他的处境是安全的。他说:“阁下,所有的人都会尊重你,按照你的要求行事。再见!我们很快就会再见的。我走之前,你还有话说吗?”“不,没什么。”墨索里尼道:“不过……”“请你尽管说!”“我希望你向一位被你们囚禁在东戈的女士转达我友好的问候。她和一位西班牙绅士在一起。”墨索里尼鼓足勇气道。“那你要我对她说什么呢?”“噢!没什么要紧的话,只是说我很好,同时向她问好,让她不要担心我。”“一定办到,但是否能告诉我,这位女士是谁?”墨索里尼偷偷地看看周围的人,低声道:“是佩塔奇夫人。”

领袖的情妇

告别墨索里尼之后,贝利尼马上想道:“佩塔奇夫人,那是领袖的情妇。”

贝利尼一回到东戈市政厅之后，即匆匆向值哨卫兵打听克拉拉的下落。卫兵闻听，遂指向一间小屋，因为这群被俘人员中，女性只此一人。贝利尼微笑着拍了拍卫兵的肩膀，转身向小房间走去。

克拉拉给贝利尼留下的第一印象大出他的意料，他发现这是一位清秀可人，嘴角挂着甜甜微笑的少妇。虽然此时她身为囚徒，但眉宇间仍流露出让人爱怜、让人动心的丽人稚气。

克拉拉眼见一位青年人推门入室，忙从一张木椅上站起身来。轻轻拉了拉身上的大衣，平静地向来人点点头。贝利尼有些不自在，忙用话掩饰道：“夫人，有人托我向你转达他的问候。”她吃惊地睁大眼睛，道：“向我？谁？”贝利尼道：“他叫本尼托·墨索里尼。”克拉拉娇躯一颤，脱口道：“墨索里尼！他是你们的领袖，可我不认识他。”“领袖？”贝利尼鼻子哼了一声道：“他现在是我的俘虏。”克拉拉脸色微变，仍执拗道：“我的确不认识他。”贝利尼有些恼火，冷哼道“既然你不承认，那我告辞了。”说完，贝利尼转身欲走。“先生，”克拉拉忙道：“请你告诉我，真是墨索里尼托你带的口信吗？”贝利尼道：“你怀疑我在骗你？他告诉我，你是佩塔奇夫人。”她深深叹了口气，道：“我相信你，我是克拉拉·佩塔奇。”“他要我向你们转达友好的问候，并让你不用为他担心。”贝利尼道。克拉拉用手帕蘸了蘸眼泪，哀求道：“先生，您能否把墨索里尼交给盟军？”“这与盟军无关，这件事只与意大利人有关。”说完他再次准备告退。恰在此时，克拉拉又犹豫地问道：“请告诉

我,你们将如何处置我。”“我不知道。你和墨索里尼太亲近,并且很出名,一切将由当局作出决定。”

真情表露

“你相信我吗?”克拉拉真切地道。贝利尼不知怎的,竟脱口答应道:“我相信你。”“您太好了,先生,我想告诉你一个故事。”克拉拉以一种颤抖的声音道:“也许您不相信,在领袖向罗马进军的时候,我就爱上了他。那时我才15岁,可对他很痴迷。将他的画像放在自己的枕头下面,每当睡觉时,我总会看上几遍。在我的眼里,他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男人。我的同学都崇拜电影明星,只有我,如痴如醉地崇拜墨索里尼。我暗暗发誓,将来一定陪伴在他的身边。”克拉拉回味着少年时的梦想,脸上现出一抹天真的欢笑。

贝利尼心想:“她真像讲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令人难以置信,可她那自我陶醉的神情又说明她在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克拉拉樱唇启动,又道:“1926年,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认识了领袖,当时他43岁,我刚刚20岁。接触后我才发现,他比我想像中的更坚定、更果敢,我发疯似地爱上了他。虽然我知道他真正爱着的是他的妻子,但我不管这些,我所期望的就是他能像对待一位亲爱的、忠诚的朋友那样想着我,对待我,使他得以避开生活上的忧虑,哪怕是短时间的。”

贝利尼投入地倾听着,他慢慢开始否定对克拉拉旧有的看法,相信她是由于崇拜和爱慕才成为墨索里尼情妇的。